

清风正气歌

孔繁森，一个震撼时代的名字。几年前，我们曾经前往阿里狮泉河烈士陵园拜谒。孔繁森的墓碑在陵园正中矗立着，其后是解放阿里的功臣李狄三的墓碑，东西两侧分别安葬着36位进藏先遣烈士。墓前敬献的一条条洁白的哈达，表达着阿里人民对孔繁森的怀念。

1994年11月，阿里地委书记、援藏干部孔繁森从新疆返回阿里的途中，不幸遭遇车祸殉职。据说，为孔繁森修建衣冠冢时，人们挑来选去，都没有找出几件像样的衣物。黑色棺木里，只有一套洗得发白的旧西服、两条带补丁的短裤、一双破旧的胶鞋和一顶他最喜欢的藏式礼帽。除此之外，孔繁森只留下了8元6角钱……还有那只有小药箱。药箱里还有几盒药品，他还未来得及给藏区老人们送去。

早在第一次援藏工作时，他就购置了一个药箱，经常写信给内地的朋友，托他们寄来许多药品。他背着药箱，利用在部队当兵时学到的医学知识，给牧民们诊脉打针。孔繁森也因此被人们称为“药箱书记”。

陵园里一丛丛红柳蓬勃勃勃，默默陪伴着他。孔繁森很喜欢这种扎根高原的树，还曾写诗歌颂红柳：“无垠戈壁绿一层，历尽沧桑骨正红。只因根生大漠下，敢笑松柏背青松。”是啊，长在平原的松柏，是再平常不过的，而红柳长在高原上，照样生机盎然，则是一道风景、一种精神、一个奇迹。

1992年底，第二次援藏即将届满的孔繁森接到调令，赴任阿里地委书记。此时，他已在雪域高原坚守了整整8年。想到年迈的母亲、为家操劳白了头的妻子和想念父亲的孩子，孔繁森没有推脱，毅然立下军令状：若两年内不能改变阿里面貌，甘愿请求免职！

谁知，他刚上任就碰到一个出乎意料的严重问题。

一天晚上，一名干部登门拜访。寒暄过后，他小心翼翼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页折得方方正正的稿纸，递了过来。孔繁森展开一看，抬头赫然写着“请调报告”。

听着对方陈述的困难，孔繁森心中不免感慨叹息。是啊，家庭确有难处，理应照顾。他目光温和地望着来人，关切地说：“身体不好先看病。我新来乍到，还不熟悉情况。你的事，我记住了，能解决的我一定想办法帮你解决。”

那人走后不过20多分钟，敲门声再次响起。这次来的是一位30多岁的青年，戴着近视眼镜，文质彬彬，但肤色粗糙黝黑，头发也有些乱蓬蓬的。他自我介绍是从内地分配来的大学生，妻子在拉萨工作，多年分居，恳请孔书记关照，看能否调到拉萨。临走时，他也留下了一份请调报告。

孔繁森拿着两份请调报告，像拿着两粒火炭，烫手。

谁知不久后，又是一阵敲门声。这次进来的是位藏族干部，40多岁，脸膛黑紫。这位藏族干部缓缓道明来意。原来，他从日喀则调入阿里工作已有8年，如今想调回去，一来孩子在阿里读书条件太差，二来父母病在日喀则需要照顾。他坦言，之前曾写过

高原在呼唤

■ 郑茂琦 张斌

两次请调报告，都未获批准。说完，他也郑重地拿出一份请调报告。

孔繁森睡意全无，敲响了隔壁新任地委秘书长安七一的门。安七一一是和他一同调任阿里的，比他早一个月报到。

孔繁森把3份请调报告递给安七一，问道：“七一，这3个人的情况你了解吗？”安七一接过来，甚至没有翻看，便苦笑道：“孔书记，我这抽屉里早有一沓了，你看。”说着，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叠纸来：“我还没来得及给你汇报呢。来，我先给你数一数！”安七一数了一阵：“加上这3份，一共41份！”

望着桌上的请调报告，孔繁森陷入了沉思——他在思考如何带着阿里度过眼下艰难的阶段。汉族干部想调离阿里，藏族干部也想调离阿里，理由都很充足：不是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顾，就是夫妻分居、个人身体有病；还有的附上妻子来信，信的内容几乎都带有最后通牒——“如果不能限期调回来，就要分道扬镳”；还有的在请调报告后面附上了医院诊断书、病历……

到任后第七天，孔繁森便踏上了调查研究的征途。有时乘车，有时步行，有时骑马。

阿里的路崎岖难行。在去往改则县的一个牧村时，又一道险崖挡在了前面。山岩陡峭，峰峦直插云层，山峰积雪常年不化，犹如银光闪烁的利剑。山路上铺着雪，马蹄踏在结冰的

山石上，不敢行走。孔繁森和翻译跳下马来，拽着马缰绳，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前行。严重的高原反应使孔繁森感到天旋地转。他实在累了，便伏在马背上喘口气。

翻译说：“孔书记，咱别去了，那个乡只有两个小村子，总共不到两三百人。”

孔繁森很严肃地说：“哪有打退堂鼓的呢？就是一个人，我也要看看他！他们能在那里生活下去，我为什么不能看望他们一下？”

翻过山头，孔繁森骑着马沿河谷深入牧区。他走进一座座帐篷，挨家挨户嘘寒问暖，摸摸被褥厚不厚，掂掂青稞面袋重不重，掀开锅盖看看有没有糌粑，瞅瞅帐篷角落牛粪饼还多不多。他背着药箱，给牧民一一看病发药，直到药箱里的药全部发完才离开。

就在去世前不到两年的时光里，孔繁森跑遍了阿里地区106个乡中的98个，行程超过8万公里。他深知，发展阿里必先稳定干部队伍、提振信心。一路调研，他苦苦探寻着阿里的优势与出路。一个燃烧着信念的灵魂，支撑着同样在燃烧的躯体，源源不断地散发着热与光，如同一个无形的强磁场，吸引和感召着周围的人们。

1994年大年初一，孔繁森把不能回内地过节的汉族干部和职工等十几个人邀集到自己的小屋。他扎上围裙，忙里忙外地炒了几个菜，小屋里洋溢着欢乐喜庆的气氛。聊着聊着，几个年轻人忽然流着泪说：“孔书记，我们几个早就想调离阿里了，可有您这样带头干的领导，我们不走了……”

这时，一位40多岁的汉子站了起来——正是孔繁森刚上任时第一个敲门递请调报告的干部。他眼睛潮润，声音发颤地说：“孔书记，就凭您这股精神，我中心羞愧呀……请调报告还给我吧，我要当众撕毁。为了这片土地，我豁出去啦！”

之前递交了请调报告的40多位同志中，不少人悄悄找到孔繁森，想要撤回申请。孔繁森没有简单处理，而是认真对待每一位同志，为每一位干部负责。他逐一弄清他们的家庭实际困难和身体状况，一次次主动与拉萨市有关部门以及外省市组织部门沟通协调，妥善安排了其中8位同志调离阿里。

而他自已却无怨无悔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当时山东省委有关同志找孔繁森谈话，问他援藏的想法时，他直言：“不就是苦点嘛！不苦，还要咱共产党员干啥哩？这滋味我还没尝够呢！”说罢，他爽朗一笑。在他心目中，共产党员就是董存瑞，就是黄继光，就是雷锋，就是焦裕禄；哪里艰苦就应该扑向哪里，哪里有困难就应该奔向哪里。

孔繁森做到了，而他的名字也像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焦裕禄一样，铭刻在共和国史册上。

此后，当我们每每踏上崎岖艰难、爬坡过坎的道路时，心中就会闪现一张面孔：一张满布岁月犁痕的脸，被激情燃烧的热血涨得通红；淡淡的双眉拧出一股忧愁和沉重，消瘦的身躯倚树而立，眼睛闪烁着湿漉漉的光芒，望向远方……

远方，是高原在呼唤。



精短小说

太平川义兴屯是黑龙江省汤原县北边一个小屯子。四野是无边无际的黑土地，风雪一来，屯子就更显得孤零零的。冬日里，屯口老榆树呜咽着，屯后的荒草甸子白茫茫一片，除了雪，还是雪。

90多年前，太平川可一点儿也不太平。日军的铁蹄踏碎了屯子的宁静，今天东头冒黑烟，明天西头响枪声。风一刮过来，裹着焦糊味和血腥气，呛得人心里发紧。就是在那样的年月里，太平川最大的地主黄有，做了一件让黑土地上的人至今提起来，都觉着胸口发烫的大事。

黄有是从山东逃荒来的。13岁那年，他赤着脚踩进太平川的荒草甸子。他弯腰抓起一把黑土，那土攥在手里油润润、沉甸甸的。少年黄有当时就跪下了，“咣咣咣”磕了三个响头，对自己说：“不走了，就这地场了！”等到九一八事变那阵，他已挣下一份不小的家业，成了方圆百里有名的大粮户。

黄有原本想着，这日子，总算守稳了。可日本鬼子来了。

1933年，汤原反日游击队组建。黄有亲眼见过他们打太平川伪警察署——那些平日横着走的二鬼子，被游击队撵得屁滚尿流。从那以后，太平川就变了天，人人暗地里传：这儿是“红地盘”了！

后来，夏云杰带着游击队开进了屯。没过多久，就出了一桩震翻天的大事。一天夜里，枪响得跟爆豆似的，太平川伪自卫团的团丁们跟着团长张传福投奔了游击队。

日伪当局恼羞成怒，从佳木斯调来几百号人“讨伐”游击队。可夏云杰和他的人马，一进了山，就跟雪沫子渗进黑土似的，没了踪影。日伪军被拖得人困马乏，时不时就挨一顿冷枪，最终只好灰溜溜地撤了出去。

这一下，整个汤原县的民心都沸腾了。黄有就是在那时彻彻底底看清了路。他一声不响地备好10支擦得锃亮的枪，又从马厩里牵出5匹壮马。趁着夜色深沉，他亲自把这些“家底”郑重地交到夏云杰手中。他说：“俺是中国人。打日本鬼子，有俺一份。”

此后，黄家便成了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站。粮食、药品等物资在此汇集，再被源源不断地送入深山。

1935年冬天，雪花像扯絮般往下

太平川往事

■ 梁捷

掉，没几日就封住了太平川。外头的风声越来越紧，说是要建“集团部落”，把散落屯子的老百姓都赶进高墙圈起来。

就在那个夜里，黄有磕了磕烟袋锅，对全家人说了他的决定：上山，投游击队去。

他的妻子当时正纳鞋底，针一歪扎了手。她攥着指头，声音都颤了：“当家的，这房子、这地，咱真就都不要了？”

远处屯子里隐约传来枪声。黄有回身叹了口气：“国都亡了，哪还容得下咱这个家。”当时还没时兴“革命家庭”这种词，照黑土地上的老话讲，这叫“一窝子打日本子”。

此时，汤原反日游击队已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黄有先后任第6军稽查处处长、军需处处长。这个昔日的“地主老爷”，脱了长衫换上粗布军装，和小兴安岭密林里的抗联战士们一道，爬冰卧雪，嚼冻土豆、蹲雪窝子。

不难想象，当年的林海雪原里，早已分不出谁是东家、谁是佃户。一群咬碎了牙也要把鬼子赶出去的中国人，用一腔热血，硬是在冻透了的黑土地上，踏出一条活路来。

黄有真正让后人铭记的壮举，要从1936年冬天那个晌午讲起。

这天，他从外头检查完工作，踩着没膝的雪往回走。刚到石场屯村口，他就站住了。高岗上那棵歪脖子老榆树上，平日猫着的哨兵没了影。他扭头就往屯外走，可还是晚了一步。几个鬼子从巷口钻出来，明晃晃的刺刀顶到他胸前，枪栓拉得哗啦啦响。

后来才知道，日军拂晓就摸进了屯子，打了驻守这里的抗联部队一个措手不及。队伍撤得匆忙，没法通知还在外头检查工作的黄有。他就这么着，一脚踏进了敌人张开的网里。

带队的鬼子眯眼打量着眼前的“抗联分子”，嘴角一扬，示意翻译上前：“告诉他，只要带我们找到密营，不但保他性命，还有重赏。”

黄有垂着眼睑听完翻译，沉默了片刻，再抬头时眼神已经沉静下来：“密营我知道。你们要说话算话，找到了要有赏金。”

当天后晌，日军就深一脚浅一脚地扎进了老白山的林子里。黄有一个人走在前头，身后是望不到头的土黄色队伍，皮靴踩雪的咯吱声和枪械碰撞声惊飞了林间的乌鸦。

他专拣积雪深厚的沟塘子走，1天，2天，3天……队伍在茫茫雪原中越陷越深。日军带来的粮食见了底，不时有人一头栽进雪窝里就再没起来。带

队的鬼子眼珠通红，用枪指着黄有吼道：“密营到底在哪里？”

黄有总拍着胸脯保证“明天准到”，暗地里却时刻寻找着脱身的机会。这天深夜，趁着守哨的日军抱着枪打盹，他佯装起夜，轻手轻脚挪出营地，一闪身钻进了旁边的桦树林。

直到走出2里地，身后突然响起一阵枪声。黄有头也不回，借着月色和密林的掩护，向着真正的密营方向狂奔。

他一口气不知跑了多远，直到双腿灌铅般沉重，一头栽进雪窝里。所幸，一名抗联战士发现了黄有，将几乎冻僵的他背回第6军留守1团营地。黄有醒来后，第一时间拉住2连连长，将这几天的经历和盘托出。

2连连长当即带领战士们，顺着黄有指的方向急行军，果然发现了那支早已迷失方向的日军队伍。后来据确切消息，那支100多人的日军“讨伐”队，除去被击毙的五六十人，剩下的几乎都被冻死、饿死在小兴安岭的茫茫雪原之中。

再说黄有，那天他被背回留守营地时，浑身冻得像块冰。战士们拿雪给他搓身体，又用火烤，总算缓过气来。可他的手脚算是废了。营地里没有什么像样的药，他的伤势就这样一天天恶化。

这营地本就是临时安置伤员的地方，眼看着其他战士一个个伤好归队，黄有只能躺着。他的伤势太重，再也跟不上队伍了。最终，组织上留下些粮食，安排两名战士照料他，嘱咐等他稍好些，就转移去更安全的地方。

1个月后，当几名同志重返营地看望他时，却发现里头空荡荡的。他们四处寻找，最后在窝棚外不远的一个塔头墩旁，发现了黄有。

他早已停止了呼吸，冰冷的身体凝固着生命最后的姿态——那是一个极其艰难的爬行动作，没有了手脚的残躯深陷在早春融化的雪泥中。

后来经过详细调查，人们才得知，3人的粮食吃完后，两名战士先后出山寻粮，与鬼子遭遇了……

如今的太平川，早已寻不见当年黄家那气派的三合院。但老一辈人都记得，义兴屯曾一度被叫作“黄有屯”。

那年，就在带着全家踏进风雪、奔赴山林的前夜，黄有做了一件让整个屯子都瞠目结舌的事——他亲手点着了自家那偌大的院套。火光冲天而起，吞噬了青砖瓦房，映亮了1935年寒冬的夜空。那火光照亮的，是一个中国人决绝的背影和一颗宁折不弯的心。



林中密语

■ 齐凤艳

树木高高地挺立着
我学着你的样子躺在地上看树梢
阳光从枝叶间落下
你也再躺一会儿吧
悠闲地，哼个小曲给我听
或者我来唱
现在是和平时期了，我感谢你这样的英雄

老边沟、本溪、辽宁、东北
中国的大地
再也没有惊悚的枪炮声了
中国人再也不吃树皮、草叶、棉絮

丛林中有抗联的营帐
我开始寻找
你，抗联战士的身影
我听见枪炮声
我看见你，从血泊中站起
我认出了你
此刻，风穿过密林
每一片叶子都在复述你的姓名



长征



平型关大捷（中国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

金浪作

第 6733 期



军营纪事

山间的寒风呼啸着穿过旷野，夹杂着枯草折断般的脆响，粗暴地刮在新兵们的脸上。接兵班长耿军立指着营房边一片光秃秃的泥地，扯起嗓子喊道：“大家注意了，开春了，咱们就在这儿栽几棵树。”新兵胡亿本缩着脖子想，这地方，树能活下来吗？

分班时，胡亿本被分到了指挥班，班长正是耿军立。头一个月，队列、体能、炮兵专业训练，胡亿本样样都跟不上。那次连队组织5公里武装越野，别人跑回来喘几口气就缓过来了，他蹲在路边干呕，险些瘫坐在地。专业训练时，计算盘上的数字在眼前跳，他怎么都算不对。

那时候，胡亿本常站在营房门口发呆。这里空空旷旷的，除了太阳、山峦、石头，天地间仿佛只剩迷彩这一抹颜色。他时常问自己：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一天训练时，他因为手工计算慢模

了班长批评。夜里，等到班长查铺循着亮光找来时，他面前的草稿纸已经写满密密麻麻的数字。抬头看向班长的瞬间，他的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我算了好几遍，怎么都算不快。”班长轻声安慰他：“早点睡吧，平时多转转计算盘，肯定能赶上的。”

开春后，连队真弄来了树苗。耿班长把铁锹递给他：“咱们先挖坑。”胡亿本埋头卖力地挖着。抬起头撒汗时，泥土气息混着青草味儿直往鼻子里钻。他不经意瞥见远处的山坡，不知何时已泛起了一层淡淡的绿。原来，春天已经悄悄来到了眼前。

树栽下去了，胡亿本每天路过都要看一眼。起初没什么动静，光秃秃的枝干截在那里，像几根倔强的骨头。他心想，怕是活不成了。可没过多久，枝头上竟冒出了米粒大的芽苞，嫩黄嫩黄的，怯生生地探着头。又过了几天，芽苞舒展成一片片翠绿的新叶，随风轻轻摇曳。

胡亿本的训练成绩，也像这树苗一样，在春天里节节拔高。5公里武装越

野能跟着战友一起跑下来了，计算盘也用得越来越顺。连长说他有一股子钻劲，把他选进了炮兵小特专业集训队，说要好好锤炼他的专业能力。

集训队在深山扎营，条件比连队更苦。帐篷就搭在山坳口，夜里山风裹着湿冷的雾气灌进来，冻得他蜷缩成一团。对他而言，训练同样艰苦。有一次他连续算错了好几组数据，急得把铅笔掰成两段。可等夜深人静时，他又从床上爬起来，就着手电筒的光一道道验算。

夏天归队时，连队门前的老榕树落了一地榕果，巨大的树冠宛如华盖，投下的阴影罩住一方清凉。营房侧面，他们种的小树也活了，虽然还不太起眼，但根已经深深扎进了泥土里。

班长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好干，下一步争取去教导队锻炼。”他喉头哽咽了一下，想说什么，最终只挺起胸膛，重重地点了点头。

当晚，他和班长一起站岗。月光轻柔，那株新生的绿意，与哨位上挺拔的身影，一同在夜色里静静生长。

